

【美洲卷·二】
WAGUO WEIXINGXIAOSHUO
BAIJIAN JINGDIAN



外国微型小说 百年经典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美洲卷·二】
WANG GUO HENXINGXIAOSHUO
BANIN JINGDIAN

外国微型小说 百年经典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美国] 文森特·马格阿塔德	扁平足也能挽救生命 / 1
[美国] 玛丽·希尔曼·希伯特	天堂里寄来的圣诞5美元 / 3
[美国] 巴巴拉	有人坠海 / 5
[美国] 阿尔弗莱德·科波	梦想者 / 9
[美国] 杰克·道布	黄色的小飞机 / 13
[美国] 乔克·邦德	有什么比捉迷藏更好玩 / 17
[美国] 劳伦斯·威廉斯	小精灵 / 20
[美国] 迪克·格莱格利	羞愧 / 25
[美国] 布鲁斯·卡梅伦	身为父的乐趣 / 29
[美国] 考尔·比斯	安南的干净 / 32
[美国] 克鲁尼	夜的表面是黑色 / 34
[美国] Matt Leibel	一个纸做的女孩 / 36
[美国] 斯蒂芬·史考勤	十二月花开 / 38
[美国] 卡瓦诺·科伦	“傻子”创造奇迹 / 41
[美国] 南希·卡瓦诺	最大的奖励 / 43
[美国] 阿兰·舒兹	艾米，令人堪怜的愿望 / 45
[美国] 伊丽莎白·西尔安斯·巴拉得	一生中最好的老师 / 48
[美国] 艾萨克·阿西姆	快乐时光 / 50
[美国] 杰森罗琳	友好的回报 / 53
[美国] 库尔特·冯内古特	隔壁 / 55
[美国] 格雷戈里·克里斯蒂亚诺	隐身冤家 / 58
[美国] 吉姆·韦利士	猫禅 / 60
[美国] 斯蒂法妮·曼斯菲尔德	最珍贵的“爱心” / 63
[美国] 威廉·贝奈特	关于天使 / 66
[美国] 威廉姆·斯蒂文斯	父亲的秘密 / 68
[美国] 奥德丽·尼芬格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 / 70

[美国] 凯利·马斯汀	半个世纪的约定 / 73
[美国] 弗兰克·鲍姆	活了的蜡人 / 75
[美国] 奎因	雅普雅普岛的金喇叭 / 78
[美国] 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	猩猩的悲剧 / 81
[美国] 欧·亨利	爱的契约 / 84
[美国] 詹姆斯·瑟伯	花园里的独角兽 / 88
[美国] 奥斯卡·希斯高尔	“水手长，接替我！” / 90
[美国] 查宁·波洛克	一枚古金币 / 93
[美国] 海伦·霍克	一磅黄油 / 95
[美国] 罗伊·L·曼古姆	完美的谋杀 / 97
[美国] 约·格立克斯	中彩之夜 / 100
[美国] H·E·弗朗西斯	坐 / 103
[美国] 罗·阿瑟	夜半来客 / 105
[美国] 马里恩·韦斯特	鞭笞之罚 / 108
[美国] 史蒂文·卡维	给心灵装上爱的程序 / 110
[美国] 唐·比克纳	甜饼的预言 / 113
[美国] 麦克·罗伊科	人靠衣裳 / 116
[美国] 朱迪·西菲斯	我想要一个老婆 / 118
[美国] 劳伦斯·鲍德	伤心的男人 / 120
[美国] 佚名	父爱无价 / 124
[美国] 珍妮特·泰勒·波普林	完美的礼物 / 126
[美国] 保罗·琼斯	沙那罕名琴 / 129
[美国] 玛丽·芭特斯·布雷	老渔夫 / 133
[美国] 威廉·麦加菲·H	黄金准则 / 135
[美国] 霍桑	大卫的机遇 / 138

[美国] 格雷斯·汤普森	谁是我的生母 / 140
[美国] 塞林格	慢行十余步发现爱 / 143
[美国] 阿莉西亚	拯救切西娜 / 145
[美国] 凯瑟琳·迪克森	一张生日支票 / 148
[美国] 苏·杜德	一则未发的讣告 / 150
[美国] 拜迪夫·多岱	同喝一口井的水 / 152
[巴西] 路易斯·费尔南多·维利希	垃圾 / 154
[巴西] 安德逊·鲁宾	光头 / 158
[巴西] 费·西莫	请坐 / 160
[巴西] 赛亚波·赫尔	南极龙 / 162
[巴西] 安德拉德	彬彬有礼的强盗 / 164
[加拿大] 里柯克	存钱 / 166
[加拿大] 洛夫斯格	升职记 / 170
[加拿大] 西尔瓦·克拉潘	红宝石饰物 / 173
[加拿大] 里柯克	倒行逆施的贾金斯先生 / 178
[墨西哥] 罗德里格斯	两个男人的财富梦 / 182
[墨西哥] 何·霍·布兰科	寻夫 / 184
[墨西哥] 卡洛斯·富恩特斯	外遇 / 189
[墨西哥] 鲁尔福	无心之善无敌 / 191
[墨西哥] 格雷戈里奥·洛佩兹	一封寄给上帝的信 / 193
[墨西哥] 胡安·鲁尔福	都是因为我们穷 / 196
[墨西哥] 胡安·何塞·阿莱奥拉	换妻记 / 200
[墨西哥] 奥克塔维奥·帕斯	为了一双蓝色眼睛 / 204
[墨西哥] 雷蒙多·基洛斯·门多萨	凉咖啡 / 207
[墨西哥] 卡洛斯·埃里森	情人节的木兰 / 209

〔墨西哥〕鲁尔弗	你该记得吧 / 211
〔哥斯达黎加〕塞莱尔	日蚀 / 214
〔智利〕普拉多	当玫瑰开花的时候 / 217
〔乌拉圭〕奥拉西奥·基罗加	羽毛枕头 / 219
〔乌拉圭〕马·贝内德蒂	老婆演技 / 224
〔乌拉圭〕比亚纳	怪人 / 226
〔波多黎各〕巴勃罗·德拉托连特·布劳	枪声后的哭泣 / 229

扁平足也能挽救生命

[美国]文森特·马格阿塔德

从前，有个年轻人，雄心勃勃，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将军。他天资聪明，做任何事情都游刃有余。因此，他对他所敬畏的上帝非常感恩，祈祷有朝一日他能够梦想成真。不幸的是，到了参军年龄，他却因自己是扁平足而被拒之门外。经过多次努力，他放弃了长久以来成为将军的念头，并为此责怪上帝没有满足自己的祈求。

他感到很孤独，情感受到了打击，而最可怕的是他心中燃起了前所未有的怒火——他开始向上帝发泄。他知道上帝的存在，但他不再把上帝当作朋友，而是当成暴君。他从此不再祈祷，不再踏进教堂一步。

后来，他决定去读大学，成为一名医生。几年后，他获得了外科医生资格，成为精细外科手术方面的领军人物。病人只要到了这位年轻外科医生的手上，便有了活下去的希望。现在，他所有的病人都有机会获得新生。

他行医多年，挽救了成千上万个生命——有孩子，也有大人。现在呢，父母能够与重获新生的儿女共享天伦之乐，曾经病情危急的母亲们能够继续热爱她们的家人，那些因为担心自己死后无人供养家人而绝望的父亲们又获得了新的希望。

由于自己日渐年老，他把他创新的手术技巧传授给其他一些有抱负的外科医生，于是越来越多的生命得到了拯救，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生命正在得到拯救。

一天，他闭上了眼睛，去见上帝。依旧心怀怨恨的他质问上帝为什么没有满足自己的请求。上帝回答：

“我的孩子，请往天上看，看看你梦想实现的情景吧。”

在那儿，他看到了自己还是个小男孩时，他正在祈祷成为一名士兵；他看

WANG GUO WEI XING QIAO SHU LU BAN NIAN JING DIAN

到自己参了军，成为了一名士兵——那时的他很自豪，雄心勃勃，眼神里流露出有朝一日能够指挥整个团的渴望；他奉命参加了第一次战斗，正当他在前线附近的军营里时，一颗炸弹落下，把他炸得粉身碎骨；后来，他的骨灰被装进木盒并送回了家。

他的父母看到木盒痛哭不止，顷刻间，他所有的梦想都破碎了。

这时，上帝说：“尽管你不满意我的计划，但是看看我的计划是怎样实现的吧。”

他再次向空中望去，看到了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天和他挽救的众多生命。他看到了患者脸上的笑容，看到了他们家人脸上的笑容，也看到了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给患者带来的新生。

后来，在他的众多患者中，他看到了一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也梦想着有一天能当兵。然而不幸的是，小男孩身患重病。他看到自己通过手术挽救了男孩的生命。现在小男孩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一名将军。小男孩之所以能成为将军，正是因为当初外科医生救了他的命。

此刻他才明白，上帝一直与他同在。他理解了上帝是怎样把他当作自己的器皿来使用，从而挽救了成千上万条生命，并且帮助那个梦想成为将军的小男孩成就了未来。

（刘鹏 朱一童 译）

外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

天堂里寄来的圣诞5美元 [美国] 玛丽·希尔曼·希伯特

那一年的圣诞节，我们都很恐惧。那是1944年，对我们家来说，战争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电报是8月份到的，随后，鲍伯的几件私人物品、一面曾经掩盖过他的遗体的旗子、他在菲律宾岛上坟墓的位置以及一枚飞行荣誉十字勋章接踵而至，这使我们内心的悲痛不断加深。

因为生长于中西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我的哥哥鲍伯每天骑马上学。自从他第一次看见飞机，他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驾驶飞机飞上美丽的蓝天。在他21岁的时候，我们搬到了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鲍伯去最近的空军基地应征。由于继承了父亲修长精瘦的身材，他的体重比体检要求低了10磅。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说服母亲为他做她能想出来的每一样能够增肥的食物。他不仅饭前吃，吃饭的时候吃，在饭后也吃。我们都笑他，把他叫做“肥腊肉”。

在海军军官学校的办公室里，他站在体重计上，结果仍差了3磅，他很绝望。他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离开了；他最亲密的伙伴也已经加入了海上空军军团。第二天早上，他吃下整整一磅肥腻腻的熏肉，6个鸡蛋和5只香蕉，另外还喝了2加仑的牛奶。他胀得像头猪。当他摇摇晃晃地站到体重计上时，他看到体重计的指针比要求超出了8盎司。

之后，他被帕斯科的训练学校评为出色的舵手。后来，他偶然加入了加州圣玛丽的“毛虫俱乐部”（意思是引擎出故障时的紧急救援），我们听说后都摇着头表示担心。母亲整天为他祈祷。她知道他天生是个不知害怕的人。毕业之前，他申请转到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上空军军团去。他在出海之前参加了鱼雷轰炸训练。

他们说鲍伯是被头顶上的一架从新几内亚飞过去的敌机射中身亡的，而鲍

伯自己曾经是那么希望能够飞行。

我从没为鲍伯哭泣过。我在内心深处为温文尔雅的大哥勾画了一幅震颤着机翼穿过重重云层的图画。在我的图画里，他正在做他最想做的事，他那碧蓝的眼睛里闪烁着热爱生活的的光芒。但是，为了那从没有在我父母的眼睛里消失过的悲伤，我不知哭泣过多少回。

母亲的信念一直支撑着她。但是我的父亲却日渐衰老。每次牧师来的时候，他都很有礼貌地听他讲道，我们知道爸爸内心很痛苦。他强迫自己每天工作，却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包括他以前最爱参加的共济会会员俱乐部。他曾经非常想要一枚共济会会员的戒指，在母亲的坚持下，他开始攒钱。鲍伯死后，这件事当然也停止了。

我对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感到恐惧。以前鲍伯很爱过圣诞节，他的热情常常能够感染我们，使我们在节日到来之前很早就兴奋不已。他给我们的意外惊喜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个儿童玩具室，小兄长送给妹妹的一只藏在秘密地方的小动物，用自己生平第一次挣来的钱给妈妈买一件价格不菲的衣服……

没有了鲍伯，圣诞节还有什么意思呢？一点趣味也没有。姑妈、叔叔和祖母都来了，但是每一件事物都能引起我们对鲍伯的回忆，我们的心不在这里。爸爸静静地一坐就是很长时间，独自沉默地注视着窗外。母亲的心则由于担忧变得越发沉重……

12月23日，又一只官方包裹寄来了。我父亲板着脸看着母亲打开包裹，里面是鲍伯的一套蓝色军服。“过了这么久，为什么，噢，为什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们为什么还要寄来他的军服呢？”我痛苦地想。当母亲准备把军服重新叠好收起来的时候，本能使她习惯性地摸了摸他的口袋，心被悲伤压抑得像针扎似的痛。在他上衣的一个小小的口袋里，母亲摸到了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5美元钞票，另外还有一张小字条，字条上有母亲极为熟悉的鲍伯的笔迹：“给爸爸买共济会会员戒指。”即使我活到100岁，也绝不会忘

记当时我父亲脸上的表情。那是某种美丽的转变：有惊奇、有喜悦，但更多的却是心灵的平静。噢，这就是爱的威力！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盯着字条，他手里那张叠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5美元钞票似乎是一件不朽的圣物。然后，他走到悬挂在墙上的鲍伯的画像前，庄严地致了个礼。

“圣诞节快乐，儿子。”他低声祈祷，一滴大大的泪珠悄悄地滑落下来。

（李作君 译）

有人坠海

〔美国〕巴巴拉

我们过了几小时才晓得，那个孩子是在早晨七时之后不久掉进海里的。没有人看见他掉下去。他在清除甲板上的一处排水口时失足的。他的身体触及水面时，就和船边缘的怒涛和吸力搏斗。差一点给“推进暗轮”卷进去。到那令人窒息的水的拉力减轻时，他才浮出水面。

他松了一口气。他想，伙伴必已看见他掉下去，他将可很快获救。可是船继续以全速前进，他慌乱地击着水，设法赶上它。

突然他想起船长某一天在船上操练之后所说的话：“如果你遇到困难，应保持镇静。如果慌张，就准没有希望了。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最主要的是想一个办法出来，不镇定是不行的。”

孩子不再在水里手足乱拨了。他想：我先不知道我会游泳，可是我并未下沉。我是在游泳啊！他设法将厚重的裤子和靴子踢掉。然后他发觉自己用手脚在划水，正如他在家里的农庄看见狗划水一样。

可是那艘船没有停。他现在只能在浪头将他举起的时候，才看得见船的烟

WANG GUO WEI XING QIAO SHUO BAI NIAN JING DIAN

外国文学名著百年经典

囱和桅杆。他焦急地向周围张望，除了海面、天空之外什么都看不见。一片巨浪打在他脸上，使他作呕。海水的盐分淹得他的眼睛发痛。

水手在用早餐时才想起那个孩子。“他到哪里去了？”有一个问。另一个说：“奇怪，他一直没有敲钟报时。我最好去找他。”他找遍了船首的望楼、各处的厕所，问在了后舱口躺着休息的人。他愈担心，脚步就愈快。他的声音变得凄厉，而且问得更为急切。“还是去告诉老头子吧。”有人这样建议。

船长正在驾驶塔上和三副谈话。他的船是在一条安全的航道上，离佛罗里达州海岸一百里，顺着湾流以全速行驶。船长正在设法补偿航行中所损失的时间。他转过头来对着那奔上梯来的水手，后者一边喊：“船长！那孩子。我们找不到他！我们到处都找过了。他完了！”——他挥动一只手指向海面。

船长把大副从餐室里喊来。那失踪的孩子原来是在值班的。

大副想起他曾命那孩子清洗右舷的排水口。那是在什么时候？是在那孩子送咖啡到驾驶塔来之后——大概是七时十分。

船长看看表：八时廿一分。一小时十一分钟已经过去了，船也驶了十八里了。他发下紧急命令。水手向海面泼出一些燃料油。船仍保持其原有航向数秒钟，直到油在船后留下一条路迹为止。路迹画好之后，船立即回头，沿着油迹折回原来的航线。“我们须折回二十里，”船长说：“一小时二十分钟。注意时间！”

那孩子对着船消失的方向继续慢慢划水。他体力渐衰，有点想哭。要不是想起船长在甲板上对手下人员说的话，他早就已经在哭了。船长曾告诉他们：

“海上的生活是艰苦的。变故常常在风暴、浓雾中发生，你不能像在陆地上一样跑到那里去叫人来帮忙。你必须用脑筋，随机应变。记着，仓皇失措而丧命的人，比因为其他原因而丧命的人要多！”

船长是可以那样说的，他在想。他从没有堕过海。难道他有过吗？他在海上已经很久，他必已经体验过一个人一生可能遭遇的每一件事。他试把自己当

作船长，开始说船长说过的话，正像周围水中有一群人听他说话一样，说了一遍又一遍。一阵阵的巨浪打过来，几乎把他打进海，在一阵泡沫与恐惧中努力挣扎。

船长没有想到真能找到那孩子。侧风和海流使孩子飘开，在广阔而汹涌的海面上，小小的人头实在不容易发现。人只要心一慌很快便会沉溺。不会游泳的孩子有多少生存的机会呢？

他看看手表。还有几分钟。“传话出去说，我们快到那里了，”他对三副说：“将速力减到慢速。”他的头不停地从这面转到那面，两眼在搜索海面，注视一下又继续移动。他突然喊：“停船！全面向后！准备放艇！”他已经看见那个小小的人头，在不过一百码外时浮时沉。

那孩子看见船停下，看见救生艇向他驶来。正当他的气力似由衰而竭时，几只有力的手抓住了他。他们用力将他拽上来，放在毯上。

那个孩子望着几个打桨的人的脸。有一个喊道：“去游泳啦！海是给船航行的呀，不是给人游泳的！”又一个喊道：“你就要完蛋了，我的儿。老头子要痛心。迟了三小时你却要游泳！”

他晓得他们是在打趣他。他想点点头，笑一笑，让他们知道他听见；可是他翻胃作呕，极其难受。“不要再啰嗦，”二副说，“我们得将他带回去。快点！”

这故事有一半是事后从那孩子口中得来的；另一半我自始便晓得，因为，你们知道，我便是那个船长。

船折回原来航向之后，我下去看那个孩子。他裹在毯子里，看起来比他的十七岁实际年龄小得多。他双眼流泪，喃喃地说：“船长，我耽误了你的时间，真对不起。”

我尽力安慰他，并嘱咐他休息。

在我们抵达波士顿的前一天，我问他：“你不会游泳却在水里浸了两小时

半多。你怎样会浮着不沉呢？”

“你教我的，船长。”

“我？”

“是的，船长。你教我用脑筋。你告诉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我晓得船会来救我的。”

“你怎么能够知道呢？”我问。

他眼光上移，神态自然地说：“因为你是那样的人，船长！”

因为你是那样的人！

他这句话给予我的报酬，比政府或国王的任何奖赏都贵重，只是那个孩子并不知道罢了。

（徐成吾 译）

梦想者

[美国] 阿尔弗莱德·科波

两个火箭分开半英里耸立着，而梦想者开始了他可怕的梦魇……在沙漠里黄铜色的天空下，这两个耸立的火箭看起来又高又亮。丹比穿着他笨重的压力装，站在那里看着它们。他的心在唱歌：“这就是我生来要追寻的……”他让他的想象力奔驰，想象自己已经在空中，狂饮着造物者的荣耀。

“太阳和星星在紫色的天空中一起闪耀着，而在下面的地球只是一堆绿尘……”他想。佛得曼碰了碰他的肩膀。

“准备好了吗？”丹比回到现实并点点头。他随着佛得曼和一小群技师穿过沙漠向火箭走去。发射器的内部就像一个冷冷的洞穴一样。丹比让他自己融入那冷冷的气息中。他拉下一个手套，露出手臂让佛得曼注射。这个精神医生安静地准备注射器。现在，他转身向下看着丹比。

“好了，可以打针了。”

他安静地说。针扎得很深。

“这会让你在最难过的那段时间好好休息。”

技术人员完成了他们的检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来祝福丹比，然后鱼贯走进炽热的日光中。

“你很确定，对不起？”佛得曼问，“你真的要去吗？”

“天啊！”丹比想，“他竟然问我要不要去！我一生等待的就是此刻。从有记忆以来，我就梦想着它，为它而活，佛得曼竟然问我要不要去！”

“是的，”丹比说。

“我要去。我赢得这个权利了，对不对？”精神医生虚弱地笑一笑。

“你赢得这个权利，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孩子，想一想，你一生在追求一个梦，现在你正好抓到它，你花了许多年梦想你会是第一个上月球的人，

但……”

“佛得曼，听着，”丹比用紧张的声音说，“自我有记忆以来，我一直为这个目标努力着。甚至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因此被讥笑、被排斥。我是不同的。我总是很孤单，只有这个梦才是我的伙伴。我现在有了这个机会，你能问我是不是要它吗？你问得一点道理都没有。为什么你不干脆问我要不要呼吸？”

佛得曼瞥了一眼他的表。“你还有时间改变主意，你是知道的。有一位后备太空人也准备好了。”

丹比转开他的脸。

“他实在太过分了，分明是看不起我……”他想，他希望这个昏庸的笨医生能出去，让他静一静。

“你活在幻想中，”佛得曼追问着，“这是为什么你总是很孤单，对不对？”丹比没有回答，佛得曼挖得太深了。孤单，他太了解那种感觉了，它就像一股寒气爬上他的心头。记忆的碎片割得他流血。他以前太孤单了。他的梦使得他被排斥，因此他只好转而内求，寻求他的梦想的陪伴。但外在世界还是不停地在伤害他。他记得他的母亲问：“为什么你老是看书？而且看些垃圾！为什么你不出去和其他的孩子玩？”她能告诉她他只希望有一天能站在另一个星球的土地上，然后看着地球在天空中吗？在十二岁的年纪？她总是讥笑他。还有他父亲。

“我们有一天能上月球吗？爸爸？”

“孩子，不要问那么笨的问题……”

“你认为这就是答案了，对不对？”佛得曼的声音继续响起，就像夏天里的蜜蜂的嗡嗡叫一样。

“你会不会又像小时候一样恐惧孤单呢？你不怕在空中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吗，丹比？”

“为什么他一直激我？”丹比气愤地想。

“闭上你的嘴出去吧！”他对着佛得曼叫道：“让我一个人在这里，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他的思想在说话。

“好吧！孩子，我很抱歉。”

佛得曼笨拙地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他从架子上拿下头盔，轻轻地戴在丹比的头上。

“我不是故意让你难过。”他说。

“只是我们必须确定……”他走到活门又转头说，“对不起，丹比。”

然后走了出去。丹比半昏迷地躺着，等待着火箭发射而带来的震动。终于来了，他觉得压力变大，胸口很痛；太空装拉紧时，他的肉被扯得很痛。然后是一片漆黑。只有一小点光线在他自己的宇宙里燃起。只有他看得到。他在黑暗中醒来，心快速地跳着。成功了！梦想终于成为事实了。他吃力地移动，因为火箭的推进力震动太大。他起身做第一次的视察，当他从望远荧幕上看到太阳和星星在黑色的天空中闪耀时，他叫了出来。这个天空比他所想象的要大得多，冷得多。有一种无边际，黑绿交接的感觉紧抓着他的喉咙。回忆又像潮水一般涌来。

“爸爸，我们会到月球去吗？”

“别傻了，孩子！”他想起回忆的苦楚。但他更惊异地发现他竟紧抓着回忆不放。在这无边际的空寂中，他充满了对人类的回忆，对地球的回忆。一个接一个地，他操作其他荧幕，直到最后他被这像玻璃一般透明的空间包围。星星又远又冰冷，太阳也很遥远。一阵强光弄痛了他的眼睛，丹比突然觉得他在往下掉，掉向一个无边际的黑暗世界。他爬到躺椅上，紧紧地抓着，呼吸压迫着他的喉咙。他觉得——孤单。然后他看到地球，它是个绿色，被云包着的球体——不真实而遥远。他感觉一种疯狂，无理智的恐惧。

“这跟梦想中的一点都不像。”他狂野地想着。在梦里，他一点都不害